

DIABLO
暗影與光
明之鐘

|⊕NATHAN MABERRY
的短篇故事

作者

JONATHAN MABERRY

編輯

ERIC GERON

劇情顧問

IAN LANDA-BEAVERS

創意顧問

LEWIS HARRIS, VIVIANE
KOSTY, JOE SHELLEY, DANIEL
TANGUAY

製作

BRIANNE MESSINA

設計

COREY PETERSCHMIDT

插畫

YEUNJAE JANG



© 2023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暗影與光明 之鐘



外號「純金者」的克拉夫奧那留下了許多故事，不過在這些故事中他總是一身猩紅，沾滿與他作對之人的鮮血。

我是特潔爾，我曾在夢境裡見過他。他來到了夏佛荒原，一個叫做聖人之喚的小鎮。

如果你沒聽說過那地方，請聽我娓娓道來，告訴你箇中原因。讓火焰燒得更旺些，把門鎖好，然後湊近點聽我說故事吧。每次我回想這故事時，神聖的鐘響好像又在我耳邊響起，從小鎮最高的建築物，也就是鐘樓那裡傳來。那座鐘是從庫拉斯特運到鎮上的，當時人們歡欣鼓舞，認為那鐘受到了聖光的祝福，

至少他們是這樣認為的。不過真正的智者明白一個道理：護身符是取代不了盾牌的。它們只是希望的象徵。而今天這個故事，發生在信仰與真實之間的灰色地帶。我會告訴你克拉夫奧那回應它的呼喚時，事件的一切經過——雖然真相黑暗而沉重。

「你就只有這點能耐？」

年輕男子用雙腿打開的姿勢站立，接著膝蓋彎曲、把重心移到腳尖，蹦蹦跳跳的。他一手拿著刀身寬闊的短劍，一手的手腕和手掌處則綁著一面小圓盾。汗水從他臉上流下，裸露的胸膛和肩膀上也到處沾滿汗水。

「我還以為戰豬有多凶悍呢。」他嘲弄著。「有種就來跟我單挑，我會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再…」

「是嗎？」靠在練習木樁把手上的老人說道。「你又來了，詹克斯。這次輪到戰豬，是嗎？聖光在上，戰豬到底是什麼玩意兒？還是在說疣豬？這附近根本沒有什麼戰豬。」

「拜託，畢克曼。你根本沒搞清楚。」詹克斯挺直身子。「是戰豬！你沒聽過那些古老的歌謠嗎？」

「所以戰豬到底是什麼？拿著斧頭的山豬？還是拿著長劍的母豬？」

「是一種惡魔！他們是從…」

「好了。」畢克曼強硬地打斷他。「別講這些東西了。你的年紀已經夠大，不該再胡說八道。而且，這個世界真正的怪物已經多到讓你擔心不完，根本沒空擔心什麼惡魔。」

「但是…」

「沒有但是了！」畢克曼咆哮道。「惡魔在世界各處遊蕩的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你繼續再說這些東西，說不定會召喚一隻出來！把注意力放在你未來真的有可能遇到的敵人身上吧。」

「像是什麼？人嗎？跟人打好無聊。」

「無聊？所以你開始嫌無聊了，是嗎？」老人喊道，搖搖頭並翻了個白眼。「你告訴所有人你的志向是當一個聖騎士、是為聖光而戰，是成為撒卡蘭姆信仰的勇士。你小時候體弱多病，沒法參加訓練。現在你長大了，體能也不錯，我以為你會認真一點…就算是用裝的也行。這是很重要的訓練，詹克斯。這是為了讓你學習如何與士兵、強盜、竊賊和不法之徒戰鬥。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威脅。如果哪天他們騎著馬來到鎮上，你必須做好準備。還是這樣的要求太高

了？」

詹克斯當時十七歲，小鎮外他去過最遠的地方只到費里曼溪而已，而他感到雙頰發燙。「我是認真的。」

「那就認真一點。你編出來的那些惡魔還有其他你從床邊故事抄來的其他怪物，只會讓你分心。只要你花時間好好讀過歷史卷軸，你就會懂了。聖騎士必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你該讀的東西都在聖典裡，但我想你應該從沒讀過那些典籍吧。」

「我…讀過啊。」詹克斯賭氣答道。接著他又心虛地補上一句。「大部分啦。」

「嗯哼。」老人朝訓練木樁使勁一推，讓所有的木製手臂開始高速轉動。

詹克斯被打得措手不及，只能透過蹲低身體閃過上面的重型木製手臂，接著像隻青蛙般跳著閃過朝腳踝揮去的攻擊。他落地翻滾了一圈，剛好在瞄準軀幹的木手快要打中他的肚子時起身。但詹克斯迅速往後一仰，用像是舞者的動作閃過了這一擊。雖然尺寸較小，但那在兩端移動的木手比其他攻擊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詹克斯用他的小圓盾擋住它，然後朝目標的心臟——一塊裝滿稻草的帆布——猛然刺去。木劍的另一端傳來扎實的觸感，讓詹克斯臉上遮不住勝利的笑容。

「哈！」他大叫。「戰豬惡魔被我殺掉了。」

畢克曼朝木樁上的其中一根棍棒一腳踢出，而包裹軟墊的那一端不偏不倚地擊中詹克斯的跨下。小夥子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尖叫，接著跪倒在地，手上的劍也掉在地上。他緊緊捂著自己的下半身，吃驚的臉也脹成紫色，接著以側躺的姿勢倒在地上。

老人一拐一拐地走到他身旁，從上方微笑著俯視他。「這些戰豬真是難纏，對吧？年輕人。」

詹克斯想對他大叫，但做不到。他想用最髒的字眼咒罵他。他想跟他說根本一點也不痛。他想站起來，證明自己根本沒受傷。

但這些想法全都以失敗收場。

畢克曼轉身，乘著風勢吐了口口水，以驚人的準度和速度，擊中了心臟目標的正中心。

「今天訓練很有收穫喔，詹克斯。」他諷刺道。「也許明天你可以讓我看你跟不死族刺蝟或其他玩意戰鬥的英姿？」

詹克斯轉向另一側，嘔吐起來。

老人看了他一會兒。「你是個不錯的小夥子，詹克斯。但你必須學習怎麼當一個成熟的男人。別看我現在這副糟老頭的模樣，你也知道，我以前曾是一個聖騎士。那是你出生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但也沒有久到我想不起來。跟敵軍士兵揮劍相向時，全身的肌肉、骨骼、心靈和意識是什麼感覺，我都還記得。不是怪物，而是受過訓練，精通殺人技巧的戰士。我可以向你保證，沒有什麼比一個技巧純熟、全副武裝、一心想置你於死地，並在他或她的刀刃上塗滿你的鮮血的戰士更可怕了。這是我在拉基斯聖戰剛開始時的經歷。每天晚上我都會夢到金屬的撞擊聲、垂死士兵的慘叫聲，還會夢到自己站在淹到跟腳踝一樣高的血泊中，那全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我朋友的血。」他搖搖頭。「當戰鬥的欲望來臨時，人們時常會變成怪物。這不需要我們出手。」

雖然是這樣的話題，他臉上依然帶著和藹的笑容。「我們晚餐見。」

老人轉身一瘸一拐地走回鎮上，嘴上用口哨吹著戰歌的旋律，這是他和陣亡的戰友昂首征戰時唱過的歌。



詹克斯最後終於站了起來，但很快又坐回原位，背抵著練習木樁的中柱。在排山倒海的痛苦退去之後，他專心想著它的本質：痛苦、痛楚。他強迫自己把它想成蛻變成一名戰士的必要代價。

畢克曼的臀部曾中了一矛，也導致他的瘸腿。老鐵匠雷德昂身上大概有半打來自刀劍和弓箭的傷疤。還有許多人也是如此。那些老人中——不論男女——有一半都曾是帶著神聖意圖從軍參戰的士兵。像雷德昂一樣，他們把自己在一場又一場戰鬥中累積的傷疤視為勳章。而在寒冬夜晚，他們會向朋友們講述他們的英勇事蹟和戰鬥經歷。

至於鎮上的年輕戰士們…

這裡有一整個世代的人，在參加聖戰後從沒回來。詹克斯在他的腦海中幻想著故事，他想像他們是如何英勇戰死、對抗痛苦並繼續奮戰，即使是生命耗盡時仍在戰鬥。他確信他們都是英雄，

他的動作迅速、敏捷，用起長劍、長矛和弓箭時非常熟練。
可惜已經沒有人可以讓他試身手了。

但這只是他的猜想。自從鎮上整整一個世代的人參加了聖戰，鎮民的年齡層便有著巨大的斷層。小鎮剩下的人，只有比畢克曼小幾歲的人，還有比詹克斯大不到一歲的人。其他人全都失蹤了，沒有人回來過。就連那些年紀很輕的人，像是剛離開學校和小鎮，去當侍從、見習長矛兵或見習弓箭手的男孩和女孩也一樣。

他們全都失蹤了，
沒人活下來。

遺憾的是，沒人知道他們的事蹟，而他們的故事也無人講述。是有一些以此為主題的歌曲，大家甚至在教堂裡唱過，但詹克斯知道那些都是假的。就像他想像出來的戰豬和哥布林一樣虛假。教眾唱著由失蹤者的家人或朋友所寫的歌曲，利用這些歌頌勇氣的歌曲安撫人們的心情，讓失去變得不那麼痛苦。

詹克斯清楚自己本該跟那些人一樣，但他小時太體弱多病了。等他打敗疾病、重獲健康時，戰爭已經結束了。

現年十七歲的詹克斯，憧憬著戰爭。他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容易生病，而週復一週、月復一月的訓練，使他變得越來越強壯。他的動作迅速、敏捷，用起長劍、長矛和弓箭時非常熟練。

可惜已經沒有人可以讓他試身手了。

他坐著啜泣，懊悔著沒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或保護心愛的人不受可怕的傷害。這是他最大的夢想。即使他日以繼夜地訓練，他心裡清楚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

「戰爭結束了。」他自言自語。「也許會有另一場戰爭…」
話音剛落，尖叫聲開始傳來。



他站在小鎮的邊界。詹克斯蹲在某座穀倉旁，躲在轉角處盯著他看。

他。

那是個男人，但卻跟詹克斯見過的男人都不一樣。他比大塊頭戈夫還高，身上的肌肉比鐵匠雷德昂還壯。就像是把某個傳說故事中的主角直接搬到現實一樣。那陌生人的肩膀非常寬闊、胸膛十分魁梧，手上戴著巨大的拳套，那對冰冷黑眼珠像是散發著冬天的酷寒一樣無情。他看起來就像是博物館裡一座以死亡為主題創作的雕像藝術。他身上穿著盔甲使用不同的金屬製成，乍看之下沒什麼特別，但仔細看又會發現許多古怪的地方。盔甲大部分的地方都鍍上了一層真正的黃金，但閃閃發光的金屬表面有著像是累積了一千場戰鬥的磨損痕跡。他的肩甲再次延伸了他那本就十分壯碩的肩膀，表面還長了一整片的釘刺。他的手肘、小圓盾、護腿和重靴附近也都有類似的釘刺。那套盔甲的設計中帶有死亡的符號，也就是骷髏頭和骨頭的花紋。還有，他胸口上那是撒卡蘭姆的標誌嗎？在少數幾個能看到皮膚的地方（也就是他粗壯的頸部和光頭），詹克斯注意到他有刺青，某種粗糙、醜陋與不祥的圖案。

還有他的武器。

帶著普通握把的刀…這決不是為了面子或展示而製作的武器。他其中一側肌肉虯結的肩膀掛著一把巨大的釘鎚，但那看起來實在太過巨大和沉重，很難想像任何人會在實戰中使用它。那東西長得像一口聖鐘，但鐘的開口處長著一團密密麻麻的鋒利尖刺，還有兩個彎曲如利爪形狀的尖刺從鐘形那一側吐出。在長長握把的另一端，則連接著一顆巨大鐵球。光是這男人所使用武器的大小就已經非常嚇人了。那看起來非常不妙。

陌生人，也就是那個戰士，朝小鎮的主要街道望去。在馬車後面、窗簾的另一邊還有半開的門扉旁，許多人躲起來偷偷觀察著他，但是他的目光只在這些人的臉上停留了一下。有些人低聲說這是荒野來的野蠻人，也有人堅稱他是某個打算來此使用暗黑魔法的德魯伊。不論哪個說法才是真的，人們都在空中比劃著祈求保護的手勢，嘴裡喃喃說著神聖的禱言。

接著他那雙黑眼睛轉向高聳的鐘樓，聖人之喚唯一的教堂。這座撒卡蘭姆的教堂聖鐘比小鎮本身的歷史還要悠久，聖鐘在東方鑄造並獲得祝福後，在聖戰期間被運到了西部。傳說許多營地裡留著像這樣的鐘，希望有天信徒們會再次聚集，並在周遭形成聚落。聖



人之喚就是其中一例。高塔的鐘是那可憐小鎮留下的寶物，它象徵著信徒們在信仰上的富足。在下午的陽光照射下，高塔朝街道的方向投下影子，只差幾吋的距離影子就要碰到陌生人的鋼頭戰靴。

他慢慢屈膝跪下，伸手觸摸那陰影並閉上眼睛了好一陣子。詹克斯看著他深吸一口氣，對自己點頭然後吐氣。接著那戰士起身，昂首望向四周。

「聖人之喚的居民們。」他的嗓音低沉如雷。「我叫克拉夫奧那，人稱『純金者』，來自大熊部族，我和族人都是布爾凱索之子。」

他的話語在建築物之間迴盪，讓窗戶振動作響、驚動了樹上的鳥兒。

「我是來找一個重要的東西的。」他繼續說。「那就是那座塔裡的鐵鐘。把鐘帶來給我，我就會離開，沒有人會受到任何傷害。拒絕我或阻礙我，我就會殺光這裡所有的居民。每個男人、女人，就連嬰兒也不例外。我說到做到。」

說完後，他伸手握住戰鎚的握柄向前一揮，讓佈滿尖刺的頂部剛好碰到影子的尖端。那一擊的力量，似乎讓地面微微震動。裂痕朝地面兩側延伸，連岩層都出現了裂縫。詹克斯聽見看得目不轉睛的人群發出驚呼、摀嘴不敢叫出聲。

驚呼之後，眾人陷入了沉默。沒人敢動。沒有任何人自願幫這個野蠻人去把鐘取來。這讓詹克斯多了一些信心，他以為所有鎮民會團結起來對抗這個男人。

野蠻人輪流望向每個人的臉，而依舊沒人出聲。他咕噥了一聲，既憤怒又感到厭

惡。

「那我就自己動手拿吧。」他說著，朝鐘塔的陰影威嚇般地踏出一步。他環顧四周。「沒有勇士敢出來對抗我嗎？這座小鎮沒有一個戰士願意出來證明，你們還有任何一點榮譽心？」

他站著，用單手隨意握著釘鎚。

沉默是他得到的唯一回覆。

詹克斯看著那男人的嘴角先是失望地下垂，接著慢慢上揚，帶著某種陰沉的戲謔。

「真不意外。」他說到，再次扛起他的戰鎚。「這片土地已經找不到有榮譽心的人了，這讓我感到哀傷。一個勇士都沒有。真可惜。我走後，你們會怎麼講述這段經過？會用什麼謊言來掩飾受傷的自尊？用什麼樣的故事來欺騙過路旅人呢？」

沒人從家裡或商店中走出來。沒有人接受挑戰。也還是沒人願意去把鐘搬來。這個瞬間不斷延長，好像不會結束一樣。

克拉夫奧那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詹克斯發出了一聲喊叫，刺耳的像是受驚烏鴉的叫聲。他踉蹌後退、勉強轉身，然後跑走了。



雖然他能感受到人們對他投去的眼光，但克拉夫奧那並沒有四處張望。他能想像到那些低語的內容。要不是詛咒他，就是在祈禱。他們的反應就跟其他小鎮的鎮民沒有兩樣。

去過幾個小鎮？他已經想不起來了。有些小鎮安然無恙，但有很多都變成了一片廢墟。地面被鮮血淹沒，屍體來不及下葬，成了喜食腐肉動物的大餐。那些小鎮的名字，他早已不記得了。他對死人的名字沒興趣。他們對他沒有意義。毫無意義。

這座小鎮也會遭遇一樣的下場。

教堂就在上方，他已經能感覺到那座鐘在呼喚著他。它正等待他的到來。它需要他。

這時一個人影從厚重橡木門旁的深沉的陰影中走出，他手上閃亮的金屬武器閃亮無比，反射出一縷耀眼如火的陽光。

克拉夫奧那緩緩停下腳步，在教堂底部的階梯上駐足。

我是個和田祁。這世上還有許多故事 等我去記錄，許多微妙的細節等著我 見證。

通常要不是沒人阻止他，就是所有人一起來阻止他。他確實有遇過這種狀況。有時小鎮上沒有懂得戰鬥的勇士時，鎮民會決定拿起鏽蝕的劍、乾草叉和鐮刀來保護自己。眼前的狀況兩者皆非。這次，是個男孩站在階梯的頂端。大概只有十六、十七歲而已，還沒成年。他戴著凹陷的老舊頭盔，身穿鏽跡斑斑的鎖子甲，腳上的護腿顯然不合尺寸，還拿著一個非常小的圓盾。

當然，還有一把劍。

克拉夫奧那被逗樂了。那把劍看起來不錯，是把可以用來戰鬥的劍。跟他其他的裝備不一樣，那把劍看起來有好好保養、打磨和上油，但刀刃卻沒有任何使用的痕跡。沒有凹痕，也沒有缺角。所以說，這是把新打造的劍。一把未經考驗、純潔的劍，握在一個男孩的手中。

「這小鎮沒有其他戰士了嗎？」克拉夫奧那質問。



雖然詹克斯正手忙腳亂地把防具固定好，他早已演練過接下來的台詞。他現在能大聲把話說明白，但他的喉嚨噎住了幾次，只發出了無意義的喃喃自語。他用力吞了口口水，重新再來一遍。

「我叫詹克斯。葛林德森。」他說道。「我是聖人之喚的保護者，你不得進入這座教堂，也不許帶走我們神聖的鐘。立刻離開，你就不會受到傷害。」

克拉夫奧那盯著他看了整整三秒鐘，然後仰頭大笑。他發笑時，世界為之震撼。

詹克斯油膩的前額冒出冷汗。他能感覺到上衣底下的汗水直流，沿著背部往下冰涼的感覺。他的手滑到幾乎握不住武器，不得不持續調整握姿。他只能祈禱自己臉上的表情沒有反映出心中的恐懼。

「孩子。」克拉夫奧那指著自己脖子上的刺青，「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詹克斯不敢應聲。

「這是我尋找其他像是這座鐘的寶物的故事。每個故事裡，都有一個像這樣的小鎮…住著忠誠信徒的撒卡蘭姆小鎮。每座小鎮的居民都相信自己的信仰會拯救自己。」他輕輕向前一步。「那些小鎮現在只剩下廢墟。那些尋求庇護、遠離黑暗的信徒們，現在都成了廢墟中燒得焦黑的骨骸。聖光並沒有保護他們。」

他踩的石階竟然在詹克斯的腳下傾斜了。

「有些小鎮比聖人之喚還要大上五倍。有些小鎮有超過一打的戰士，我說得經歷過聖戰、經驗豐富的戰士。我甚至等他們穿好盔甲、接受牧師的祝福。他們用聖人祝福過的矛和刻著禱文與祝福的劍與我作戰。我告訴你，孩子，那些東西並沒有改變他們最後的命運，因為他們的對手是我，『純金者』克拉夫奧那。那些人都是真正的戰士，而我把他們全殺光了。」

他再次向前，一隻腳踩在底部的台階上。

「而你算什麼？一個拿著從沒見過血的劍、穿著破爛盔甲的年輕男孩？你這年紀連照顧好自己都做不到，更別說是在前線作戰了。」他搖搖頭。「這個小鎮的居民連露臉的膽量都沒有，更別說是阻止我了。但是…孩子，你是沒有勝算的。我打個上千場戰役，徒步走過鮮血匯聚成的河流。雖然我有刺青做為提醒，我還是不記得到底摧毀了多少座小鎮，也數不清殺過多少人了。儘管如此…我欣賞你的氣魄。我是真心的。為了向你努力鼓起的勇氣致敬，我決定這樣做，小夥子。」

野蠻人沒有多做解釋，逕直把釘鎚靠牆放好。接著他盯著詹克斯不放，同時解開身上重型胸甲的綁帶。盔甲落下，但他展現如爬蟲般的敏捷，迅速伸手接住並緩緩將它放在地上。他解下了前臂上佈滿尖刺的護手和脛骨上的護腿。他一把扯下棉質襯衣，身上只剩下皮質長褲、鞋子，和遍布全身的狂野刺青。

「這才是場公平的對決。」他說道。「現在你不是沒有勝算了，孩子。不過…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讓我吧鐘帶走，我就讓你活命。」他拿起釘鎚。不知為何，沒穿防具的他看起來比原本的樣子更加駭人。「讓開。」

「我…做不到。」詹克斯虛弱地說道。「這座鐘把我們與聖光連在一起，它的鐘聲能驅散黑暗。它是這座小鎮的心臟。」

詹克斯在他腦海中看見了父母、叔伯、姑姨和表親——所有參戰的家族成員——的面容。在這個瞬間，他們彷彿受他所面臨的處境和這個可怕的野蠻人召喚而來，伴他左右。詹克斯能感覺到他父親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母親則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吻。那隻手和那嘴唇可能是冰冷的，但不會比詹克斯身上的血液更冰冷。

幫助我，他在腦中懇求。阿卡拉特，指引我的劍。賜予我速度與智慧。

那野蠻人佔據了他面前所有的空間，就像這世界上的仇恨與恐懼一樣真實且致命。

詹克斯搖頭。「我不能讓你搶走它。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克拉夫奧那對他說。「不管做什麼，你都沒有辦法阻止我的。不對，這樣說吧——不論你做什麼，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不論這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有知道。沒有人會歌頌你的事蹟。什麼都不會留下。只有時間無情的風，會把你化作的塵土吹散。」

詹克斯想喊叫。他甚至想大聲尖叫。他想逃走並躲起來。

但他沒有那樣做，反而擠出最後一絲氣力，舉起那把從未真正經歷戰鬥、從未見過血的劍。

「我不會讓你得逞。」他說道。「如果你試圖把鐘搶走，我，詹克斯·葛林德森，將在此將你擊潰。我說到做到。」



克拉夫奧那嘆氣。

他是真心不想殺這個小夥子。這不是出於憐憫，他本來就沒什麼善心，而是因為這是場沒有意義的戰鬥。那男孩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在一座充滿懦夫的小鎮殺死一個毛都還沒長齊的孩子，稱不上榮譽之舉。

他舉起戰鎚，讓詹克斯看清楚。沉重的武器上滿是符文，每個符文都是用黃金印上的，那些都是他從其他撒卡蘭姆小鎮取來的鐘上的黃金。

「這小鎮沒有其他戰士了嗎？」 克拉夫奧那質問。

「我想讓你活命，孩子。」他說道。「但既然你一心求死，我就滿足你的願望吧。」

出乎他意料，詹克斯竟然率先展開攻擊。



詹克斯知道他只有一次機會，那就是出其不意。他揮劍在頭頂劃過一個半圓，等自己落在較低的台階時，將所有的恐懼化作力量，並利用自身和武器的重量順勢往下一劈。

克拉夫奧那展現驚人的速度，及時向後一退，閃過了朝他胸口砍去的刀刃。儘管如此，詹克斯的劍仍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紅色血線，從鎖骨延伸到肋骨。鮮血聚積，在教堂的陰影中看起來是暗紅色的。

詹克斯沒有愣在原地、露出破綻。相反地，他向前發動凌厲攻勢，手握長劍接連劈砍，希望速戰速決。不能讓野蠻人站穩腳步，否則他麻煩就大了。

克拉夫奧那閃過第二次攻擊，單手握拳向下猛砸，把第三擊打偏。

「你出手的速度不錯，孩子。」他笑著說道，顯然對此相當讚賞。「我欣賞你的鬥志。許多比你強大的戰士都沒辦法使我流血，而你做到了。安心上路吧！」

接著他舉起戰鎚，朝詹克斯的頭部揮去。

那武器至少也有上百磅重，但在克拉夫奧那手上看起來好像跟一根柳木手杖沒兩樣。詹克斯尖叫著閃開，巨大的戰鎚從距離他頭頂幾吋的距離呼嘯而過。武器擊中教堂的大門，把它砸成一堆碎木片。木屑四處飛濺，像是利箭朝他飛來。詹克斯感覺身上有十幾個地方傳來痛楚，接著流出了溫熱的鮮血。

克拉夫奧那再次甩動釘鎚，這次瞄準了他的腰部。詹克斯用蛙

姿蹲下，然後如彈簧般跳起，一劍向前刺出。

但他完全沒注意到朝他胸膛飛來的巨拳。他只意識到自己正朝一片狼藉的大門飛去。他狠狠落地，繼續滑行了十幾碼才停下。那把劍奇蹟似的還握在他手裡，但他覺得自己的胸膛像是被輾過一樣。他翻過身，用雙手和膝蓋勉強撐起身體，邊咳嗽邊意外自己竟還活著。

戰鎚在他身後再次揮動，殘破的大門被徹底轟開。克拉夫奧那進來之後，緩步朝他走去，同時高舉起手中的武器。

詹克斯向前一躍、用前滾翻的方式落地，戰鎚則砸在地面上。那一鎚的衝擊力讓詹克斯再次彈到空中，朝側邊飛去。他撞翻了一整排長椅，像是打破遊戲裡的方塊那樣。

「阿卡拉特拯救我。」詹克斯掙扎著起身時喊著。詹克斯看到克拉夫奧那正大步沿著走道走來，於是轉身就跑。

通往高塔的門很堅固，是用鐵強化過的橡木門。詹克斯把身後的門用力關上，拉上鎖栓。他找到了一個裝著滿滿聖歌集的書架，便把它推去擋門。

接著他沿著旋轉階梯一路往上跑，每到一個平台就把傢俱推下樓梯。他找到半桶燈油，於是把它往台階下倒，讓樓梯變滑。

下面那扇門在承受揮擊時，彷彿瑟瑟發抖著。一次。兩次。那扇門被猛然砸開，呈現木板碎裂、鐵條彎曲的慘況。彈開的鉚釘彈在牆上，乒乒作響。

克拉夫奧那繼續前進，並往上望去。有一瞬間，他和詹克斯四目交會。殺手臉上仍掛著微笑，但那笑容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他是對我抵抗到底的決心感到讚賞嗎？詹克斯是這樣認為的，但如果最後自己還是被殺，這也算不上什麼安慰。

那野蠻人爬上階梯，不急不徐地掃除那些脆弱的防禦措施。詹克斯不斷往上跑，但現在他已經無處可逃。那座鐘就在他眼前。如鋼如鐵，純淨而神聖。

詹克斯把一隻手放在上面，在腦海中絕望地祈禱著。

願聖光賜我力量。阿卡拉特，請與我同在。我需要你。我盡了一切努力，但憑我自己的力量做不到。拯救我吧！

外面的雲朵分開，一道純潔、清淨的陽光斜照著鐘塔。陽光把他的臉龐和身體染成金黃色，讓他的心中重新燃起勇氣。他重新握

緊並高舉長劍，讓陽光——寶貴的聖光——照在劍上，賦予它祝福與恩典。詹克斯感覺自己的手臂又有了力氣。

他看著那座鐘，流著淚大喊，「我發誓，我決不會讓他把你搶走。我用我的性命擔保。」

這時，他聽見了從身後傳來的沉重腳步聲。

當克拉夫奧那踏上鐘塔的高台時，他轉過身。

「為什麼你願意為保護這座鐘而死？」

「它不只是座鐘而已。」詹克斯反駁。「這是我的教堂、我的信仰。聖光會與我一同作戰。」

克拉夫奧那放下武器，搖了搖頭。「你對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一點也不了解，是吧？孩子。你自以為明白，但信仰跟理解是不一樣的事情。這就是這個問題所在。像你這樣無辜的人往往願意為沒有意義的事情死去。你以為站在聖光之中，它會像盔甲一樣保護你。你相信保護這座鐘是你天生的使命，是你的宿命。聖人之喚的詹克斯，你對真相視而不見。他人的教導蒙蔽了你的雙眼，這就是你的弱點。我能看清這點，是因為我與很多——很多——像你一樣虔誠的人交手過。聖光沒有拯救過他們，現在也不會拯救你。」

「你撒謊！我很清楚真相是什麼。你是邪惡勢力的爪牙，而我站在阿卡拉特這一方。這個教堂…這座鐘，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你的謊言無法改變這一點。」

「我欣賞你的決心，孩子。」克拉夫奧那說道。「我是真心的。在跟我交手過的勇士和國王中，有些人的勇氣甚至比不上你。你讓我想起一個人——他是我的好友，我的兄弟，也是這場戰爭中我最初的戰友。他跟你很像，勇氣過人、鬥志激昂。但可惜…光是有勇氣是不夠的。擁有純淨的靈魂，也還不夠。那些東西最後都沒能救他一命。我為他復仇，也為他啜泣。我親身體會到了這世界以及這些虛假信仰的殘酷。」

他停頓了一會。「我不想殺你。我應該殺你的，但我願意再給你一次機會。把鐘交給我，你和這個小鎮的人都不會受到傷害。把你的鬥志和勇氣用來拯救你的朋友和家人吧，小夥子。今天這鐘我是非拿不可。好了…現在讓開。」

詹克斯此時正在啜泣，但他不在乎。他再次舉起長劍。

「我以生命發誓過要守護聖人之喚。這座鐘就是這個小鎮。要是

你把他搶走了，我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我沒能守護這座小鎮，也沒能守護我的教堂，以後也必須背負這樣的恥辱苟活。」他用一種倔強的姿態慢慢搖頭。「想拿到它，你得先殺了我才行，而且我不會讓你好過。」

克拉夫奧那盯著他看。「你連講話的方式都跟我的朋友很像。」

他眼中的哀傷是如此深沉，有一刻詹克斯以為這個殺手會改變主意、轉身離去。

但他心中早已種下了懷疑的種子，他能感覺到這些疑慮在他靈魂的土壤上落地生根。

「不。」詹克斯說。「聖光是純潔的。它是真實的。」

聖光照在他的臉上，感覺溫暖無比，讓一切變得如此清晰。他將長劍高舉過頭，大聲喊出禱言。

還是沒有人來拯救他。

克拉夫奧那重重嘆了口氣，也舉起了手中的武器。



克拉夫奧那下樓，走到街上。手中的戰鎚感覺十分沉重，對他來說，這是數不清多少年來的第一次。也許是逝去好友的回憶，或是剛剛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心感覺十分沉重。

溫熱的血液從釘鎚的尖刺上滴下。鐘塔內部鮮血四濺，那男孩死得淒慘。他奮鬥到最後一刻，甚至連瀕死時也沒放棄。胸口碎裂、一邊手臂折斷、臉已經被打凹見骨、一邊眼睛瞎了，另一隻眼正在流血，只能勉強看見東西。到這種時候，詹克斯仍在戰鬥。雖然整張嘴的牙齒幾乎都被打斷了，他還在大吼著向聖光祈禱，並咒罵著克拉夫奧那。儘管被釘鎚打到奄奄一息，他還是想阻止野蠻人拿到座鐘。

到他死時，手裡仍握著那柄長劍。都已經到這種地步了，他還跌跌撞撞地用手裡的斷劍刺向克拉夫奧那。

聖人之喚最後一名聖騎士死去了。克拉夫奧那站在他身旁，看著他碎裂胸膛的起伏越來越微弱，直到一動也不動為止。這場戰鬥毫無意義。他對此感到非常挫折，氣到差點想把男孩手上的劍踢掉。

但他忍住了。

接著他舉起戰鎚，朝詹克斯的頭部揮去。那武器至少也有上百磅重，但在克拉夫奧那手上看起來好像跟一根柳木手杖沒兩樣。

事實上，那野蠻人還站在他的屍體旁很長一段時間，像是在為他守靈一樣。自從他在多年前失去好友之後，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做過了。從詹克斯·葛林德森的遺容中，他看見了老戰友的影子。

「你真該死，孩子。」他喘著氣說道。

接著他便帶著那座鐘離開了。

當他再次繫上綁帶、穿好盔甲走到街上時，廣場上出現了十幾個鎮民，每個人的手中都緊握著某種武器。他們見到鐘，但沒看到詹克斯的人影。克拉夫奧那仔細觀察著他們臉上表情的變化。憤怒和受傷，然後是恐懼和挫敗。

他朝他們徑直走去。當他們準備包圍他時，他僅僅說了一個字：「走」。

就這樣。

鎮民們啜泣著轉身離開，他就這樣走著離開了聖人之喚。

在山中走了大約半天的路程後，他抵達了繫著馬匹的地方。他拿下掛在馬鞍上的大鍋，生了火。隨著夜幕逐漸低垂，他用銼刀在防具上鑿出了眼睛和嘴巴的開孔。然後他試戴了一下。本來屬於鎮民的鐘現在成了他的頭盔，大小還剛剛好。他一點也不意外。現在他的護甲套裝製作完成了，很好。他雙眼緊閉、張開雙臂並握緊雙拳，在月光下佇立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從馱馬身上取下全套護甲穿上。他戴上頭盔，站穩腳步，覺得自己再次完整了，沉浸在一直以來驅使他前進的自豪中。這場旅程花了他人人生許多年的時間，而現在終於進入了尾聲。

但那頭盔突然沉重了起來。他想起了那男孩，此刻他的自豪瓦解，變成了哀傷。詹克斯。

雖然他深受到聖光信仰的誤導，那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是真誠而勇敢的。

那樣的純真就像是烈火，灼燒著克拉夫奧那的皮膚。在每個影

子中，他都能看到男孩的眼睛，能感受到信仰和使命對他的意義。

他轉身走向馬匹，雖然只走了幾步，盔甲碰撞時卻發出了奇怪的聲響。感覺就像是每座他收集來鑄造盔甲的鐘都正隱隱迴響，而每個部位護甲都在糾纏著他。這讓他驟然停下腳步，甚至打了個冷顫。

他抓起馬匹的韁繩。在上馬前，克拉夫奧那回頭望著他來時的方向。那是回聖人之喚的路。

那個小鎮裡有其他男孩，其他力量正在增長、信仰也逐漸堅定的年輕人。他好奇地想著，不知道他身上護甲的金屬碰撞聲，會不會跟引領他們前往戰場的鐘聲是一樣的。把鐘拿走，會讓下一代的聖騎士找到新的使命、獲得新力量嗎？他們會來找他或其他像他這樣的人復仇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

想到這不僅是個念頭而是真實的預言，這讓他感到悲傷。

他閉上眼睛一陣，然後上馬、掉頭，朝東邊騎去。



我當時不在場，但我親眼見到這些故事。我是特潔爾，知識和洞見是屬於我的詛咒。

這場戰鬥沒有真正的勝者。任何提出不同論點的人，只說明了他們不明白歷史的規律，或不明白人心是如何運作的。

克拉夫奧那並沒有贏。那個叫詹克斯的男孩也沒有輸。

詹克斯在他的族人之間成了傳奇。雖然他最後死了，但是他奮勇抵抗的精神鼓舞了許多聖人之喚的年輕人拋下紙牌和骰子，舉起長劍學習戰鬥。詹克斯讓他們明白，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奮戰，或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戰火之中，那些長劍至今依然高舉，反射出明亮如鏡的白光，而舉劍的手則因希望而獲得力量。

至於克拉夫奧那……他的故事還沒結束。黃金的河流——和血的河流——正等待著他。在漫長的追尋後，他終於走遍曾背棄他的信仰的教堂，用聖鐘打造一套護甲。在護甲套裝的最後一個部位——頭盔製作完成後，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變得完整。他以為自己終於能回到家鄉，雖然連他自己也說不清原因。

但像他這樣的人是沒有家鄉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戰爭呼喚他的名字，鮮血對他的靈魂歌唱，征服要他展示忠誠。未來還有許多戰鬥等著他，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在他離開聖人之喚後，他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他了。



JONATHAN MABERRY 是名《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五度布拉姆·斯托克獎得主、三度 Scribe 文學獎得主、墨水瓶獎得主，曾任文選編輯、寫作教師、漫畫編劇，以及《詭麗幻譚》雜誌編輯。他的作品包括 Joe Ledger 驚悚系列、*Rot & Ruin*、*Kagen the Damned*、*Ink*、*X-Files*、*V-Wars*、*Glimpse*、*Black Panther*、*Captain America*、*Wolverine*、*Punisher*、*Bad Blood*、*The Wolfman*、*Mars One* 等，族繁不及備載。他現任國際媒體相關作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Tie-In Writers）主席。與妻子莎拉和一隻叫蘿西的凶悍狗狗現居聖地牙哥。



特潔爾有許多故事還
沒說完。更多來自和
田祁的短篇故事即將
推出…